

周作人为何说他是和尚转世？

2010-2-12



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（左一为羽太信子，左二为周作人。）

周作人，本名魁寿，字星杓，后改名奎缓，自号起孟、启明（又作岂明）、知堂等，笔名仲密、药堂、周遐寿等，浙江绍兴人。鲁迅的二弟。鲁迅曾经被中共捧为座上宾，不过现在也被冷淡了。而周作人一直被打成落水狗。他于1885年1月16日出生于一个逐渐衰落的士大夫家庭。6岁开始启蒙，和已经上学的乃兄鲁迅一起师从寿镜吾先生，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，读完了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积累了基本的国学功底。12岁，遭父丧。17岁考入江南水师学堂，入管轮班学习海军，阅读了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的著作及译著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等，开始接触西方新思想，同时受林琴南翻译小说的影响，翻译了《侠女奴》、《玉虫缘》，逐渐走上文学道路。

关于周作人的出生，有个美丽的传说：周作人是和尚转世的。周作人出生前，他的一位堂叔，半夜回家进屋时，看见一个白须飘然的老者站在那里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；而到了下半夜周作人就诞生了。绍兴民间的说法是——投胎到大户人家的男孩，往往是前世修行得道的高僧。周作人不止一次在文中提及“和尚转

世”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50岁生日前两天，周作人写了两首自寿诗，引来了蔡元培、胡适之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的唱和。这两首自述心曲的诗分别用了和尚转世投胎的典故，不难窥见周氏受其影响之大：

其一：

前世出家今在家，不将袍子换袈裟。
街头终日听谈鬼，窗下通年学画蛇。
老去无端玩骨董，闲来随分种胡麻。
旁人若问其中意，且来寒斋吃苦茶。

其二：

半是儒家半释家，光头更不著袈裟。
中年意趣窗前草，外道生涯洞里蛇。
徒羡低头咬大蒜，未妨拍桌拾芝麻。
谈狐说鬼寻常事，只欠工夫吃讲茶。

中年以后，周作人著文自觉追求冲淡苦涩的审美风格，许多书名都有苦涩的含义，如《苦茶随笔》、《苦竹杂记》、《苦口甘口》、《药味集》、《药堂语录》、《药堂杂文》或以“苦”名之，或以接近“苦”味的字替之，不特如此，他还自号药堂，并以“苦雨斋”命名居所，显现出鲜明的审美倾向。而“苦（谛）”正是佛教“苦集灭道”四谛的理论基石。佛教认为众生皆苦，生老病死，怨憎会、生别离，芸芸众生，谁也无法超越，只有完全解脱后方能抵达涅槃之境。佛教这种对世界认识在周作人那里引起了共鸣，从下面这首诗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与佛教的关联：

苦人这两个字，
引起我许多亲密的感情。
我们谁不是苦人呢？
坐汽车的，穿狐皮的，
又何尝得到人间的幸福？

周作人最值得后人品味的还是他那独具一格的散文，他那冲淡平和的气象，自六朝而明清一路蜿蜒而来，并掺入了日本文学的物哀、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蔼理士精神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韵。

（文章来源天涯社区“周作人稗缀”）